

# 古今东西之间

何芳川讲中外文化

何芳川 著

Gujin Dongxi Zhijian

中国文化讲座  
郑培凯 主编

中国文化讲座  
郑培凯 主编

# 古今东西之间

何芳川讲中外文化

何芳川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© 香港城市大学 2003 年

本书原由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及

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出版,发行全世界。

本书简体中文版由香港城市大学授权出版,

在中国大陆(台湾、香港及澳门除外)出版发行。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古今东西之间:何芳川讲中外文明/何芳川著.一桂林:  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8.9

ISBN 978-7-5633-7678-0

I. 古… II. 何… III. 文化史—研究—世界  
IV. K10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25796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1  
网址:www.bbtpress.com

出版人:何林夏

责任编辑:李丹婕

装帧设计:蔡立国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010-64284815

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(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:276017)

开本:965mm×1 270mm 1/32

印张:8.375 字数:170 千字 插图:60 幅

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 001~6 000 定价:2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## 总 序

郑培凯

文化依存于人的生活。当一个民族经历着一百多年的生死挣扎,一心只想着救亡图存,其文化心态当然也就很难平衡,总是大起大落,大取大舍,矫枉过正。到了 21 世纪,大多数人都认识到向西方传统学习的必要,但激进者却一定要喊出“全盘西化”;大多数人都不会反对保存固有文化中的优良传统,但国粹派却一定要提倡“尊孔读经”;大多数人都了解应该汲取多元中外文化传统的滋养,但在文化论坛上却仍能听到“打倒孔家店”、“崇洋媚外”、“推翻吃人的礼教”、“痛打帝国主义的文化走狗”这样的充满激情与暴力的偏执口号,交叉喊话,来回挑衅。

从文化继承与发展的角度来看,近两个世纪的环境不但恶劣,而且充满了摧残生机的陷坑与风暴。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成长的心灵,也就难免畸形,充满了戾气与不平衡的心态,以为“除旧布新”、“破旧立新”可以开创美好的未来。更以口诛笔伐的手段来排除异己,建立舆论权威。不仅一般社会中弥漫着“推倒重来”的文化态度,连学术界的研究也急功近利,甚至配合政治运动,实践“矫枉必须过正”的荒

谬理论。

当追求知识的人不能与现实利益保持距离,不能以长远的历史文化作为认识的坐标,只幻想着当前的参与与投身,希望通过批判与改造来创造文化,以达成士大夫“先忧后乐”或“知识分子良心”的愿望,他们就忘了人类文明累积的“知识”为什么是宝贵的文化遗产。把文化遗产当作实用工具,企图谋求个人名利,固然是下焉者;企图谋求国族复兴之道,把文化转为政治与经济运作的附庸,也不见得是人类的长远之福。

人类创造文明,追求文化与艺术的发展与提升,使自身的性灵更美好、更高尚,是人异于禽兽、作为万物之灵的展现。每一个文明的高度发展,虽然牵扯各种错综复杂的阶级与人际冲突与斗争,但放在长远的历史脉络中来看,总体的累积却明确显示,人类企图借着文化的创新来追求更美好的生活。中国文化也不例外,累积了五千年以上的经验,其中有成功的愉悦,也有失败的痛苦,有造福人群的绩效,也有残害苍生的教训,是我们走向未来的借鉴,更是我们创造明天最宝贵、最实在的资源。只有充分掌握了自己身边的文化资源,我们才会了解为什么社会的发展要均衡,为什么人际关系要和谐,为什么应该爱好和平、反对战争,为什么追求经济效益时不能唯利是图。

香港城市大学的本科生,在英制的大学三年期间,必须修习六个学分的中国文化课程。我在1998年到校创办中国文化中心,制定了课程规划,利用学校良好的信息科技教学条件,发展出一种新的教学模式,以四大块多元方式来教学:(一)通过网络教学提供学习材料;(二)课堂小班辅导确定学习效果;(三)举办专题文化讲座及艺术示

范讲座,把著名学者和艺术家“请进来”;(四)通过实地文化考察,把学生“带出去”。

我们发展出来的教学新模式,不但在中国文化教学上提供了成功的范例,同时也累积了不少学术资源。从1998年迄今,我们已经举办一千多场中国文化专题讲座,反应非常良好,不但学生得益,社会人士也闻风而来,分享学术新知。由于邀请的学者都是鸿学硕儒,讲的是学术研究的前沿,而讲座的形式又要求讲者深入浅出,所以,每一场讲座就成了对学者的挑战。学者必须把毕生研究的精华,以及他自己的研究心得与发现,提要钩玄,以通俗精简的方式,展示给一般程度的大学生,要让他们了解研究专题的学术意义,还要让他们听得懂。这样的讲座,对于一般学生,等于是在夜空中开启了一扇天窗,看到了星辰闪耀的辉煌;对于已经进入学术之门的研究生而言,更是治学的津梁,引导他们走上山顶的天文台,指点天体望远镜的各种用法,观测学术宇宙的奥秘。

我们从一开始,就对所有的学术讲座进行录音录像,存盘使用,以拓展教学领域,累积教学材料。在进行整理的过程中,我们认识到这批资料的宝贵,因为它是大学者为一般人的“现身说法”,是引领青年人进入学术的“方便法门”。正因为我们文化讲座的专题性质,在一般课堂讲课与专业学术演讲之间,讲者的讲法就类似专题“布道”,提供了学术新知的发展脉络,也指出学术研究的探索方向,给听者展现了明白易懂的系统,甚至是各种可能的认知系统。我认为这些讲座数据,可以整理成书,公之于世,作为普及和提高并举的学术读物。于是,我和来校演讲的学者商量之后,请他们拨冗修订讲稿,理顺文

词,再就讲题的性质,安排相关的插图,编辑了这一系列的“中国文化讲座”。

这一系列丛书,最先是繁体字排版,由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出版,发行的范围是港台海外。现在得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支持,我们重新整理丛书材料,以简体字排版,在内地出版发行,把这些学术讲座呈现的睿智机锋,献给更广大的读者群。

我们在学校做的工作,讲得伟大一点是弘扬中国文化,讲得实际一点是为了中国文化与学术的未来发展,铺砖添瓦,尽一分薄力。能够让一批大学者的讲座,在中国内地广为流传,作为学术的推手,我们感到无限欣慰。

2008年5月6日

## 推荐序

郑培凯

中外文化交流是个大题目，也是人人都感兴趣的题目。按照费正清的提法，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中西文化接触史，是西方挑战、中国回应的历史进程。这个说法，固然是夸大了西方文明在中国近代历史文化发展上的主导地位，但却直截了当，点出了中国近现代变化的主要脉络，是与西方的拓展有关。

也许是因为近代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，中国人都会感到学习西方、模仿西方是大势所趋，是文明的走向，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必然。学习与模仿，或是不自觉的崇洋媚外，或是有意识的自强不息，总之，是看到了近代西方文明有其优秀高超、值得仿效之处。俗语说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看到其他文明有高度发展的成就，而起模仿之念，而有向往之心，是人类的自然本性。然而，文明的发展也使人们对自己习惯的文化形态与行为，产生认同感、秩序感，甚至依赖感，出现文化的自我本位现象。不同文化的接触，在不威胁认同感与秩序感的情况下，很容易相互交流与学习。一旦某方挟其船坚炮利，以征服的姿态出现，对应而来的便是抗拒与排斥，乃至心理秩序的崩溃。

及重建秩序之前的混乱。

中国文明的发展,在世界历史上有其地缘上得天独厚之处,不但自我完足、自成体系,而且历史悠久,连绵不断,产生了根深叶茂、瓜瓞绵长的文化认同感与秩序感。在与近代西方接触与冲突之前,中国文明所塑造的文化模式强调的是秩序,是天人合一的整体稳定,是长幼尊卑各明其序的大一统帝国。与外界的交流限于物质的交换,以及不威胁政治社会体制的宗教思想及零星的天文地理知识。19世纪以来,中西接触的格局大变,也促成了中国近现代的变革与动荡。史学家形容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发展与走向,常用“寻求新秩序”这概念,其实就暗示了中国走出了旧的文明秩序,走进了全球化的世界格局,还没找到稳定的新秩序,还在旷野大地上游荡。

中国古代知识界对外国的认识以及有系统的搜罗材料,一向是实用性的,从张骞通西域到郑和下西洋,都有天朝声威远播的政治目的。张骞搜集到的材料,基本上记载于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,仍有重要史料价值;郑和下西洋所接触到的数据,却从明代官方档案中毁弃了,只有私人著述的《瀛涯胜览》与《星槎胜览》传世。纯知识的探讨,为了了解域外文明而进行的研究很少,要到了20世纪才有系统而深入的专著。从冯承钧翻译的大量西方学术著作来看,早期的中西交通史研究领域,西方学者的贡献是主要的。

我还记得自己在台湾读大学时,对中西交通史发生了兴趣,最早读的就是冯承钧的译著,还读到藤田丰八及桑原鹭藏的著作。后来比较有系统地看了张星烺的《中西交通史汇编》与方豪的《中西交通史》,觉得这个领域十分有趣,但材料支离破碎,只能看到历史图像的

一鳞半爪。到了美国,看到许多新的考古发掘材料,也读了 Donald Lach 的 *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*,感到这个领域的材料层出不穷,正是学术开拓的新方向。然而,我的兴趣也止于兴趣,从来没有进行钻研,只是满足自我的阅读乐趣,做一名学术的看客,看别人怎么研究。

在香港城市大学发展中国文化课程时,我就把中外文化交流当作一个发展重点,请了许多专家来校,举办各种讲座与座谈。办过的系列性讲座有:何丙郁讲中西文化交流与科学史、黄时鉴论元明以来的东西文化交流、王邦维讲古代中印文化交流、荣新江讲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、林梅村探讨汉唐时期的西域文明、邢义田讲汉帝国与罗马帝国、张错讲利玛窦来华的中西文化交流等,还有许多个别的讲座,都涉及东西交通与文化交流的各方面。在中国文化中心请来的学者中,讲中外文明交汇,包涵古今、最有系统的,是北京大学的何芳川教授。他一共讲了 20 个专题,有历史的回顾,还有文明的前瞻,从世界史的宏观构架审视中外接触及交流的不同侧面,给我们的学生提供了清楚的知识脉络。

与芳川兄结识,是一大快事。他为人诚恳,任劳任怨,又思路敏锐,长于总结学术研究的成果,把纷乱破碎的历史图像重新整合,有条不紊地呈现出历史发展的主线。我们谈古论今,甚为相契,饮酒赋诗,相见恨晚。最令我欣赏的是他的燕赵男儿豪情,一诺千金,又为人风趣,绝不自以为是。因此,当我向他提要求,把 20 个专题讲座的讲义整理出书,作为中国文化中心讲座系列中的一册,以便同学及有兴趣的人参考,他听了,只说了一声好,又挟带上一句玩笑式的“遵

命”，当作任务接受了。眼前这本十二讲的书稿，就是芳川兄重新整理他在城市大学 20 次讲座的成果，条理分明，行文生动活泼，是涵括中外文明交汇最能引人入胜的一本入门书。这也正符合我们创设讲座的宗旨：深入浅出，又能结合最新的学术成绩，让读者得窥这一领域的庙堂之美，产生兴趣。

在整理与校对这份书稿上，中国文化中心的同事林学忠先生付出了很大的心力，是需要在此特别致谢的。

# 目 录

总 序 / 郑培凯

推荐序 / 郑培凯

## 第一讲 西出阳关无故人

丝绸之路与古代中外文明的交汇(上) / 1

## 第二讲 直挂云帆济沧海

丝绸之路与古代中外文明的交汇(下) / 24

## 第三讲 率土之滨尽王臣

“华夷秩序”新论(上) / 49

## 第四讲 一统华夷享太平

“华夷秩序”新论(下) / 72

## 第五讲 天书到处多欢声

世界历史上的郑和远航 / 95

## 第六讲 娥珂衣锦下云樯

早期西方殖民者在中国与东亚的活动 / 108

## 第七讲 云想衣裳花想容

19 世纪中国和东方民族运动的宗教外衣 / 141

## 第八讲 落霞与孤鹜齐飞

大清帝国的改革:兼论“同光”新政的文化背景 / 159

## 第九讲 西风落叶下长安

大清帝国的改革:戊戌维新 / 186

## 第十讲 东边日出西边雨

19 世纪中日古代文明命运的分野 / 202

## 第十一讲 休对故人说故国

华侨与中华文明 / 221

## 第十二讲 百川汇海不复回

文明的撞击与交汇 / 236

## 后 记 / 255

## 第一讲 西出阳关无故人

### 丝绸之路与古代中外文明的交汇(上)

2001年夏天,我赴敦煌考察。一次,去玉门关的路上,停车小憩。我离开伙伴,独自远眺。只见一条大道直插天际,两旁大漠孤寂。忽起遐想,念古往今来,多少商旅、使团、僧众,曾伴着驼铃西去东还,或东来西归。他们忍耐着无边的孤寂、酷暑和严寒,求名、求利、求人生的真谛;他们背负着各自的文化、文明;在无言或重译中,文化交流了,文明交汇了,在这条往昔曾生机勃勃的大道上。

啊,丝绸之路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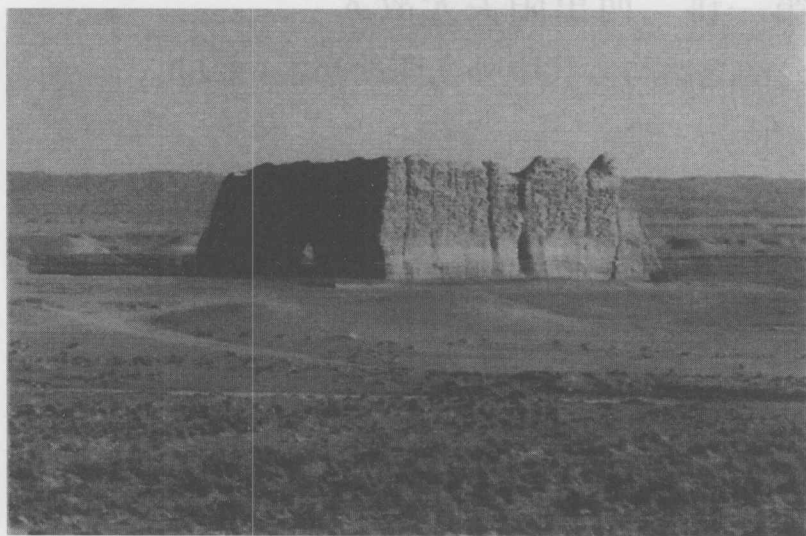
在人类历史上,丝的光荣,属于中国。

早在七千年前,居住在中国大陆上的人民,就知道了丝。夏鼐,这位中国权威级的考古学前辈,以他学者的慎重指出,至迟在殷商时期,即四千年前,中国人已经掌握了丝的秘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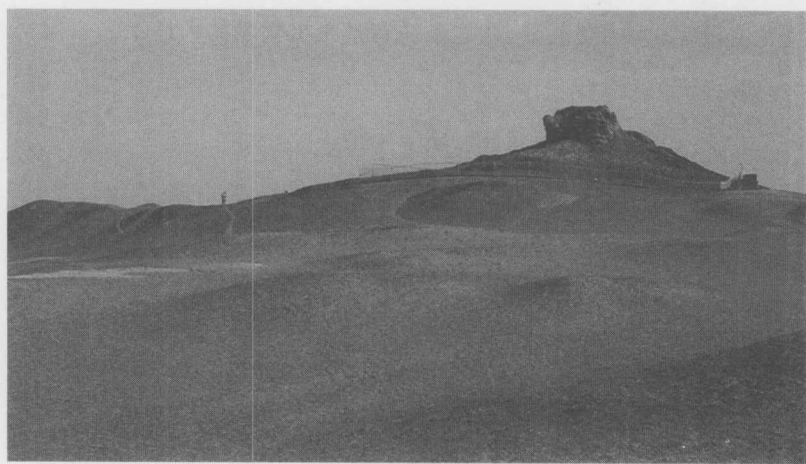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的丝和丝织品,以它的精美,闻名于世界。

汉代:著名的长沙马王堆汉墓,出土了公元前1世纪的丝织品。一袭纱衣,长1.28米,重仅49克!

唐代:一位阿拉伯商人来到中国,在广州会见市舶司的官员。透



玉门关



阳关

过中国外贸官员的丝质衣服,阿拉伯商人能清楚地看到官员胸前的黑痣。正当阿拉伯商人惊叹,以为隔着两重丝绸衣服还能看清胸痣时,那位中国官员竟脱下五件丝质衣服。

清代:《红楼梦》里讲述了一段趣事。一天,贾母从箱底找出一件丝织品,考问众孙媳孙女,谁能说出这件丝织品的名字。无论宝黛还是三春,连同见多识广的凤姐,都答不上来。老祖宗骄傲地告诉她们,这还是她做女孩儿时的东西,名叫“软烟罗”。仅仅从那名字,就给人们以美的无限遐思。

精美的中国丝织品,果然对欧亚大陆形成了一次文化与文明的冲击波。

公元前54年,罗马与波斯在卡雷交战。波斯军以五彩丝旗上阵,令罗马人眼花缭乱,惊羨不已。

凯撒大帝(Julius Caesar, 公元前100—公元前44)在展示其战利品时,人们最注意的,也是那些丝织战旗。

还有一次,凯撒身穿一袭丝袍前往剧场观剧。不料在观众中引起一阵骚乱,大家都以为那丝袍是罕见的奢华之物。

埃及艳后克列奥帕特拉(Cleopatra VII, 公元前69—公元前30),也因一袭华美的丝袍而更衬托出她的美艳。那件丝袍原是一件中国丝织品,由尼罗河的能工巧匠用针拆开,重新编织成明晰网眼的华服。

爱美之心,人皆有之。后来,罗马全境的仕女,皆对中国丝织品趋之若鹜,以致丝价腾贵,贵比黄金。

罗马作家普林尼(Pliny the Elder, 23—79)记载说,每年有一亿赛



丝绸之路上的胡人

斯特(罗马货币,相当于约十万盎司黄金)流向东方(《自然史》)。其中,想必有很大一部分是用来购买中国丝和丝织品的。

中国,在古代希腊、罗马人那里,被称作“赛里丝”(Seres),即丝的国度。

丝路久远,驼铃悠扬。

草原上的塞族,这个古代北亚草原带上流动的游牧民族,是中国丝绸流播域外的载体。是他们的马蹄与驼峰,压出了丝绸古道最初的轮廓。

从比较正规的意义上开辟丝绸之路者,是中国人张骞(?—公元前114)。

公元前206年,刘邦(公元前256—公元前195)在秦帝国的废墟上,建立了大汉帝国。两汉帝国恰恰跨纪元,公元前两百年(公元前